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寬恕與和好這兩個詞的意義

寬恕與和好是人內心對大的渴望之一，同時也是許多人努力追尋的重要課題。

寬恕與和好兩者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我們都渴望能與自己和好，並與週遭的人和平共處，但卻時常事與願違。我們時常感覺到要與個人的生命經驗（包括與別人交織的生命經驗）和好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因而總是身陷在與個人的嫌隙和分裂之中。若把個人的經驗層面擴展到世界上，那麼個人的經驗正是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人民彼此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分裂的縮影。因此，我們渴望和好，沒有和好，我們個人的生命和世界的生命就只有等待萎縮凋零；我們個人的生命和世界的生命是否成長茁壯，也有賴於我們與他人，或相互衝突的團體是否準備好寬恕彼此。

寬恕與和好細針密縫，緊密相連，不過卻有著不同的意義。「寬恕」一詞來自於希臘字 *aphesis*，是由動詞 *aphiemi* 變化而來的，意指遣退、拋棄、釋放、解除、讓人自由。它與拉丁文 *dimittere* 也有著類似的意思，意指辭退、釋放、留下、讓人自由。「寬恕」與罪有關，它意味著豁免、主動拋棄罪愆、由罪當中得到釋放或擺脫罪惡。寬恕最徹底的意義就是「給出去」。

「和好」有促進和平、和解、平息、平靜下來，以及親吻之意。它也代表著透過對話，使兩個夥伴產生親切感並拉近彼此的距離。它能夠停息衝突、締造和平。最緊密的親近就是全然接納他人，而和好不僅能夠使人在經歷過這樣的和好歷程之後，能夠與自己和好，並接納自己，同時也能夠使人們彼此更接近，還能夠拉近人與天主的距離。「和好」的拉丁文 *Reconciliare* 意謂著再創造、再結合，以及使相聚再次成為可能之事。它的特殊意義在於透過寬恕，再次建立人與人、人與天主的關係。可以如此說：「沒有寬恕就不會有和好。」而寬恕的終極意義是：和好的雙方能和平相處。

（附註：第一、二兩節請參閱：Anselm Grün 著，黃漢婷 譯，《寬恕，不再是包袱》，台北：上智，2006。）

第二節 聖經中的寬恕與和好

即使舊約的天主是樂於寬恕的天主，人們卻還是不斷地走向罪惡的深淵，違背了祂的誡命，並在痛苦中迷失了自我。「罪」的希臘文 *hamartanein*，意即未能達成目標。犯罪的人，不僅無法達成天主託付給他的目標，因此遠離了天主，也遠離了作為人的自己。他逐漸遠離內在的自我，因此再無法憑藉自己的力量，跳脫罪惡的束縛以及自我的疏離。他可能會把錯誤轉嫁到他人身上，或者是不停地指摘自己、撕裂自己。而唯有天主的寬恕才能使人從罪惡中重獲自由，超越那已經日漸疏離的本我，並再次與自己的根源相遇。寬恕的意思就是如同依撒意亞先知中所說的：「看，我的苦楚已變為安寧，是祢保存了我的生命，脫免滅亡的深淵，因為祢將我所有的罪惡盡拋於祢背後（三十八17）。」也就是天主把罪惡往後拋，豁免了罪人的罪過，不再看我們的罪，徹底將人從罪愆當中拯救出來。

希伯來語的「寬赦」有「原諒」和「寬恕」兩種意思。「原諒」要表達的意思是給出去、免除，或是不正確地分配、給予，或是以錯誤的方式給予。而究其背後的深意其實就是「寬恕對方沒有給我所期待的」。而「寬恕」這個動詞的真正意思就是「不討債」以及「放棄該有的權利」。這兩個詞的發展由聖經中擷取了兩種相當重要的觀點：其一，寬恕是白白恩賜的禮物，意思是天主在原諒中賜與無限的寬恕與慈愛，而這慈愛在我們不斷地悖逆當中特別彰明顯著。其二，從罪的觀點來說，罪不會被計較，也不再被追憶，並且能夠在天主的寬容之下獲得赦免。

在新約裡，耶穌以言語和行動不斷地向我們宣報天主的仁慈，祂也以天主的權柄寬恕人。關於聖經中的寬恕與和好，我們在第二章裡，當談到有關新、舊約中天主的仁慈時，還會再作更深入的探討。

耶穌的復活更是把天主對人的寬恕，以及天主與人的和好顯揚到了最高峰，這寬恕與和好在耶穌的復活中臻至圓滿。

第三節 復活故事就是和好的故事（以厄瑪烏的故事為例）

我們以路加所記載的厄瑪烏的兩個門徒為例（路廿四13-35），來看復活的基督如何帶領我們進入寬恕與和好之中，同時也教導我們如何成為一個陪伴人，幫助人走向和好之道的善牧。

一、一個走向信德的故事

這個復活的故事可以說是復活基督顯現的故事中，最感動人心的故事之一。我們總是感動於耶穌如何地陪伴在兩個既沮喪又絕望的門徒當中，並且在這條失望的路途中，祂又是如何地觸摸他們的心靈，以及輕啓他們的雙目，使這原是受壓迫、被死亡控制的生命道路，變成了一條完全彰顯天主大愛的道路；原是充滿絕望的生命，變成了一條通往希望的道路；原是悲傷痛哭，最後也都化成了歡欣的淚水。是的，這條道路所發生的一切，成了世代基督徒盼望的泉源。這盼望也給了許多藝術家靈感，而特別是在厄瑪烏的驛站，耶穌與兩個門徒圍坐餐桌旁一起擘餅，認出耶穌，耶穌隱沒在他們生命中的時刻（路廿四31），更是激發了許多偉大作品的創作。這個復活的事件為我們形塑了一條道路，這是一條懷著希望的道路、一條走向天主大愛的道路，同時也是一條通向信德，並在生命的驛站中慶祝信德的道路。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參與這個復活的事件，特別是進入這個事件中，一些能向我們顯露出復活意義與和好過程及靈修兩者之間的關係要素裡。

二、旅程

不論是《路加福音》或是《宗徒大事錄》，「旅程」是路加最喜歡描述的主題之一，甚至成了兩部路加作品的整個結構：保祿的三次傳教旅程構成了《宗徒大事錄》，而耶穌「被接升天的日期就快要來到，祂遂決意面朝耶路撒冷走去……（路九51）」也構成了路加福音第九章51之後的結構。

這兩個門徒走上這條道路的原因是什麼，似乎不是很清楚。他們就是要回到厄瑪烏，還是就是要逃離開耶路撒冷？從兩位門徒在路途中，以及在吃飯中的反應及回應，我們可以判斷出，乃是因為什麼事的發生，而把他們催離耶路撒冷，而走上厄瑪烏回家的道路。也因此，為這兩個門徒來說，這不是一趟要到達某地的行程，而是一趟要逃離某事的旅程。

事實上，我們走向「和好」的旅程常常就類似於這兩個門徒的厄瑪烏旅程。我們總是想要逃離開過去痛苦，但又實在不知道要逃往哪裡去，我們只知道要逃往一個可以遠遠離開我們現在所處的困境的地方。其結果是，這條旅程變得既惱人又累贅又艱難；雖然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動著生命，但卻像無頭蒼蠅一般，到處碰撞，就是找不到一條「出路」。

我們對生命常常會瞻前顧後，我們常常被人生的掛慮所困擾。我們總是讓我們的過去，那隨著歲月增長的過去，不斷地打擾我們。不管是這個世界，或是我們所處的國家、社會，甚或是我們自己，都常常被困擾在過去的傷痕、遺憾或仇恨當中，而讓那難以紓解的生命傷痛，糾纏我們的今天不放，致使錯失了生命中許多美好的當下時刻，甚且阻礙了我們未來的出路，也模糊了我們的願景。

耶穌在路途中顯現，但為兩個門徒來說，祂如同路人一般，趕上他們，遇見了他們，與他們一路同行。這伴行門徒的行動顯出一個強而有力的牧者圖像，祂不是走在他們的前面，而是走在他們旁邊，陪伴他們，同他們談心，聆聽他們的生命故事，安慰他們，如果需要的話，也對他們提出挑戰。

我們絕大部分的人都需要如此的陪伴，陪伴我們走上「和好」的旅程。那些陪伴我們的人或許無法除去我們生命的重擔，但卻會使這些重擔變得可以承擔，而不會讓這些重擔把我們壓碎，癱瘓我們的生命。牧者們可以創造出一種安全和信任的氣氛，好讓我們可以從困境中找到出路。

三、旅途中的故事

門徒們走在路途中的時候，他們的生命滿負重擔和死亡的威脅，因此沒有認出已經復活，具有生命的那一位。「以致認不出祂來」，多少揭露了兩位門徒的這種生命景況和心理狀態。然而他們卻是對自己的生命景況和心理狀態模糊不清，所以在講耶路撒冷所發生的事時，卻好像是在講別人的事：「就是有關納匝肋人耶穌的事。祂本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及眾百姓前，行事說話都有權力。我們的司祭長及首領竟解送了祂，判了祂死罪，釘祂在十字架上。我們原指望祂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因此，耶穌給了他們一個重複敘述故事的機會，並藉著這敘述，他們開始有能力，也開始敢去看他們自己的生命與他們所敘述的故事之間的聯繫，並將這故事整合進入他們自己的生命，直到這個故事成爲一個新的故事。

這經驗也常出現在那些處理過往痛苦的人身上。他們總能正確地說明事情的發生經過，但卻總是遺漏一些什麼的。在厄瑪烏的故事中，所遺漏的就是「信德」。而在我們走向和好的掙扎過程中，到底遺漏了什麼？有時候並不是那麼清楚！我們掙扎地去找尋一個可以幫助我們克服痛苦，幫助我們轉化記憶，或者是允許我們去了解我們的生命的東西，可是卻是遍尋不著。要掙扎著去找到一個解釋我們故事的道路，常常就是要透過循序漸進，並一再地述說故事，直到這個故事成爲一個新的故事。

面對失去盼望，如同遊魂一般，心靈遊走無方的門徒們，陌生人給了這兩個門徒一把打開故事匣子的鑰匙：「陪

伴」。雖然那時候，門徒並沒有抓到關鍵點，而關鍵點就在於耶穌的死亡並不是故事的結束，卻是將故事過渡到真實圓滿的絕對關鍵。爲了要幫助這兩個人抓住重點，這個陌生人不僅向他們重述耶穌的故事，還「從梅瑟及眾先知開始，把全部經書論及祂的話，都給他們解釋了。」門徒們的心開始被攪動了，也許，他們也開始明白了。

在重述故事當中，耶穌提供了故事的轉換視窗。門徒們已經很熟悉耶穌所說的故事，但他們現在是從另一個視野在觀看這同一的故事。他們原來在看這個故事時，耶穌祂那令人覺得羞愧的死亡，意謂著耶穌到頭來並不是他們所期待的默西亞，甚至是被天主所拒絕的一位。然而故事經過這位陌生人的述說，耶穌的死亡卻是成了整個故事的轉捩點，它是默西亞進入光榮的門徑。而這也顯示出，耶穌是真正的默西亞，是天主所派遣的那一位。

在和好的過程中，這故事的彼此述說，且進一步成爲分享時，就是一個恩寵的時刻。爲兩位走在厄瑪烏道上的門徒來說，這個時刻是一步步地展現在他們的生命當中。他們的心開始被攪動，然後在聽了耶穌所述說的故事之後，整顆心終於熾熱起來。然而最根本的改變不只是在於故事重新被述說，而是在於這位陌生人所做的，也就是在祂的祝福餅和擘餅當中。就是在這個時刻，他們的眼開了。

在負重擔的故事轉化成救贖的故事之前，需要花多長的時間來重述故事？沒有人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當故事視野改變的那一刻，即發現到故事的嶄新意義，在山窮水盡中找到了柳暗花明的通路，以及從記憶、情緒和死亡的糾纏中獲得釋放時，就一定是恩寵的時刻。

四、在擘餅當中認出祂來

在陌生人的故事重述中，兩位門徒雖然還不全然明白，但心已被攪動、熾熱，且隱隱然以感受到「恩寵」的臨在。「請同我們一起住下，因為快到晚上，天已垂暮了！」他們渴望能延續這即將被低垂的夜幕所打斷的恩寵。

陌生人接受了邀請，並與他們同桌共食。祂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遞給他們。他們的眼就開了，這才認出耶穌來。而當他們還在驚異不止時，耶穌卻由他們眼前隱沒了。這麼戲劇化的一幕滿盈著意義。這幕情節是起自門徒們邀請陌生人與他們一起住下，並同他們一起共餐，而這正向我們展示了治癒與和好已經發生的第一個行動。兩位門徒在路途中是如此地絕望，但現在卻能夠向陌生人展現好客的情懷。從這個行動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人性中失落的一部分，已經重新找回，獲得治癒了。

陌生人在餐桌上，把兩個門徒帶進了旅途的最後階段。而藉著祝福餅，擘餅和分享餅，他們與祂之間有了一個新的聯繫。在耶穌生前，就是常以同樣吃喝的方式來向他們顯示天國；現在，耶穌又以同樣的方式，治癒了他們。兩位門徒所經歷到的耶穌復活的經驗，也常常是走向和好的人的經驗。對於那些引起和好的話語或行動，爲局外人來說，或許沒有什麼；然而爲當事者而言，那些行動或話語或行動卻是一扇通向永恆的大門。

如果我們把復活基督顯現的事件放在一起來看，那麼我們會發現到，耶穌的行動都有所不同，甚至有些行動是互相衝突的。例如祂不需經過門，就能出現在門徒們當中，但這樣的軀體卻還需要吃烤魚；又如祂不准瑪利亞瑪達肋納觸摸祂，但卻又邀請多默探進祂的肋旁。我們很難在這些行動中找到一個協調，事實上，爲局外人來說，的確會對耶穌的行動感到困惑，但是爲當事者來說，耶穌的不同行動並不是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事實，而是要去治癒，去和好。復活耶穌的每一次顯現，不論是顯現給瑪利亞瑪達肋納，或是晚餐廳的門徒們，或是海邊捕魚的門徒們，或是厄瑪烏道路的兩個門徒，都是在重建一種新的關係，也都是在確定一種信賴的聯繫，同時也是去觸摸以及治癒一顆破碎的心靈。耶穌顯現的樣子和態度都是按照那些願意來認識耶穌的人的不同需要而形塑的，雖然門徒們開始時都沒有認出祂來，瑪利亞瑪達肋納以爲自己碰到了園丁，厄瑪烏的門徒視祂是陌生人，而晚餐廳的門徒則以爲見了鬼，但是都是按照每人的最深需要，而予以不同的回應，並得到了最深刻的治癒。於是，他們開始有能力以一種新的眼光去認識眼前的陌生人，也用一種新的眼光去環視自己的生命。

所以這種新的眼光讓他們在擘餅中認出了耶穌，而認出耶穌不單只是認出耶穌的臨在罷了，更是一種獲致轉化的生命經驗。這生命經歷也讓他們的生命由蕩子比喻中的大兒子和小兒子，轉化成耶穌所邀請的那作爲父親的生命：「你們要慈悲，像你們的父親一樣（路六36）。」這轉化的生命催促他們回到耶路撒冷，告訴及分享給其他門徒他們「和好」的生命經歷。

第四節 在今天這個世代的和好

今天這個世代，紛爭時起。遠在台灣島外的非洲各族之間，及前斯拉夫族裔的糾結、回教世界與基督徒之間的新仇舊恨等，也都讓人感到了厄瑪烏兩個門徒的絕望。而我們近在眼前的家園，甚至我們當中許多人的生命景況也不遑多讓。

台灣政黨糾結，連帶地也使台灣人民彼此的情感遭受極大的挑撥和撞擊，政治裡不愉快的口角，歷史中一路走來的不快，使彼此的關係形同陌路，而竟至變成舉步維艱的難堪，就像掉落到泥濘地一般，不知如何前進明天。每每想到我們的未來願景，我們的心卻是離地漂浮著沉重的愁緒。我們多麼渴望那屬於台灣社會的救贖能早日到來，一如希臘神話中，當故事呈現膠著或英雄逢處絕境時，希臘神祇的「神降」或藉由一些神丹妙藥的神妙轉化，總會為這絕境帶來頓時的豁然。

我不知道我們團體或個人的生命是否真有如此的救贖可以等待，但在西元前八世紀，古希臘吟遊詩人荷馬筆下的古老史詩《奧德賽》第四卷中提到一種掌握在宙斯女兒手裡的神丹妙藥，將之調和酒中飲用，按照荷馬的說法是：「可起舒心作用，驅除煩惱，使人忘記所有的悲痛。誰要是喝下缸內拌有此物的醇酒，即使死了母親和父親，即使有人揮舉銅劍，謀殺他的兄弟或愛子，就算當著他的臉面，使他親眼目睹，一天之內就不會和淚水沾緣，濕染他的面孔。」就是這種神妙藥酒才促使故事中，受到特洛伊戰爭衝擊的三個人：海倫、尤里西斯的兒子德拉馬庫斯、海倫的丈夫希臘斯巴達國王梅內萊厄斯，可以讓那點滴折磨心頭，翻滾憂傷生命的回憶澎湃奔流。等他們第二天一覺醒來，多年來日夜難以言明的幽幽創痛減輕了，好似又重新活了過來。這三個人過去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令他們思之猶澀？原來梅內萊厄斯面對的是過去的軟弱及怯懦，竟然無法保護自己的妻子海倫；海倫面對的是自己受到特洛伊王子帕羅斯的誘拐，一路被帶到特洛伊城，背叛了丈夫梅內萊厄斯；而德拉瑪庫斯必須面對的是父親的渺無音訊，母親斐奈羅珮則是在家中一面抗拒大群糜聚宮居的求婚者的纏擾，一面卻是苦守等待丈夫的歸來。

這道藥酒的處箋方究竟是什麼，荷馬到底沒有告訴我們，但無論如何，這個世界真正需要的處箋方就是「寬恕」與「和好」。非洲各族及前斯拉夫族裔是否能享有長久的和平；回教世界與基督徒之間是否能相互尊重，和平相處；台灣社會能否有一個願景，並踏步向前走向這個願景；我們的個人的生命是否有盼望，這一切都取決於他們為寬恕與和好付出多少的準備。

在聖經中，天主與人的和好在耶穌基督身上盡顯無遺，初期教會領受基督的使命，也是將宣揚與傳達和好的訊息作為核心使命。因此，作為基督的聖事—今日的教會也繼承了耶穌基督所托付的使命，努力地在這個分裂的世界中，發出和好之音，成為促進和好的中介。

懺悔與和好的聖事正是這寬恕與和好的最明顯記號，也是寬恕與和好在紅塵人世成為可能的鮮活標記。